

第五〇八冊

博物彙編

神異典

神仙部

三二四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
書局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三十一卷目錄

神仙部列傳八

漢五

梅福

黃景華

谷春

南陽公主

山圖

陰生

騎龍鳴

谿父

呼子先附酒家母

陵陽子明附子安

木羽

李阿

趙瞿

張穆子

九源丈人

元都先生

公孫卿

延明子高

靈子真

敬元子

徐道季

章全素

傅先生

韓終

劉根

唐公昉

鹿皮翁

赤斧

崔文子

主柱

陶安公附二女

負局先生

邢子

犢子

李仲甫

陽翁伯

童子先生

陽生

黃列子

蔡長孺

崔野子

任敦

帛舉

趙叔期

王妙想

趙威伯

龍述

子英

商丘子胥

王瑋元

樂長子

徐仙

劉越

清溪道士

賣薑翁

蘭公夫婦

張士衡

王順

楊雲外

趙素臺

文資

莊君平

徐生

張眞君

張麗英

度索君

戴火仙

石鐘眞人

鄧啞子

盧眞人

吳睦

翟法言

神異典第二百三十一卷

神仙部列傳八

漢五

梅福

按漢書本傳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

災異數元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往在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造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絲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街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讒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併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備保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問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上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

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陟於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又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朝臣不食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尸闕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于時有遺于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末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子宋紂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還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

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孫不殯編戶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讒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寢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頡頏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

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按香案牘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與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枯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

按安慶府志梅福字子真太湖縣人漢成帝時爲南昌尉見王氏五侯子侈靡以典馬聲色佚游相高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未始中王莽封爲新都侯爵位益尊權傾諸父乃上書請削王氏威柄不納遂隱於香茗山及雷港之小茗山山有梅福庵及丹竈遺跡尚存平帝元始中福知王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出游不知所之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後修道仙去

按延平府志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初補南昌尉後棄妻子煉丹往來衍山中王華洞自稱九江道人丹成上昇因號其村爲梅岐里屬劍浦哨鄉

韓終

按陝西通志韓終漢成帝時乘白鹿車從者王女四人執采施之節劉根稽首乞言終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授根有採藥詩閭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黃景華

按埔城集仙錄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官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劉根

按後漢書本傳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盆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至

按神仙傳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元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君孫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史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問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

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變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視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齋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下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涕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惘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女皆卒府君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施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終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

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

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

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

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

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

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

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

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

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

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

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

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

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

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

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得壽人身中神欲得

人生而尸欲得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

祭祀之則得欲響故欲人死也憂與惡人鬪爭此乃

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

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間推問有

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

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

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

谷春

按列仙傳谷春櫟陽人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

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

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

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

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唐公昉

按香案續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

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求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按陝西通志唐公昉城固人王莽居攝二年為郡吏

遇真人進以美瓜又從而禮貌之真人潛期背谷口

賜以神藥曰飲此當移意萬里知禽獸語時去家百

餘里轉影即至鄉人驚白於府君府君學之無所進

怒命吏收昉妻于昉歸告其師師與之歸以藥飲之

妻子塗屋柱須臾大風白霧拔宅仙去惟壻不與焉

南陽公主

按集仙錄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

風慕空虛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為理世又知武帝

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

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羣競必可延生若碌

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

詭倪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

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

絕壑乘雲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

涕泗追望莫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

取之已化為石因謂為公主峰潘安仁為記行於世

鹿皮翁

按列仙傳鹿皮翁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工木精巧

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

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

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畱止其旁絕其二間

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一旦下山呼宗族

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俄溜水漲盡漂一郡沒

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室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

上關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山圖

按列仙傳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

道人教以雌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

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

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

歸來行母服於家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赤斧

按列仙傳赤斧者巴戎人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

煉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

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

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陰生

按列仙傳陰生長安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

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見身中衣不污如故長吏

知之試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試欲殺之乃

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謠曰見乞兒

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崔文子

按列仙傳崔文子太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

作黃老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

炁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

循民間飲散者即愈所愈計萬後去蜀賣黃藥故世

寶崔文赤丸散實近於神焉

騎龍鳴

按列仙傳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夫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按列仙傳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岩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傾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矣

谿父

按列仙傳谿父南郡甌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生時事也

陶安公

按列仙傳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按南昌郡乘陶安公新吳人涸跡為陶冶師嘗冶鐵爐烟成紫蓋後有龍至安公跨之去二女修其術亦仙去天寶中名其居為陶仙觀

呼子先

按列仙傳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

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按列仙傳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循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貽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白水白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陵陽子明

按列仙傳陵陽子明銓鄉人好釣魚於旋溪獲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谿中有子安亦得道者間相往來常問子明當年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之山中有黃鶴來棲其冢邊樹上嗚呼子安

邢子

按列仙傳邢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邢子隨入十餘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邢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邢往來百餘年遂畱止山上時下來護

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按列仙傳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採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後母生兒字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旦旦以銜二尺魚者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憤子

按列仙傳憤子鄰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人也嘗過酤酒于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憤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憤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後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礪山下冬賣桃李也

李阿

按神仙傳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

大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恠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輾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峴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李仲甫

按神仙傳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學道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救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嶽山去不復還也

趙瞿

按神仙傳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

以木岩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則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况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權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陽翁伯

按仙傳拾遺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慮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班汝可致之言

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班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得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紀其事

張穆子

按洞仙傳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按洞仙傳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治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按洞仙傳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陽生

按洞仙傳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罍漿服之得道

元都先生

按洞仙傳元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鈴經行而得道

黃列子

按洞仙傳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孫卿

按洞仙傳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宮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並在宮中合藥時頌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搗一丸練

人形二九容顏好

蔡長儒

按洞仙傳蔡長儒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按洞仙傳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按洞仙傳崔野子者服木以度世

靈子真

按洞仙傳靈子真者服桃膠得仙

任敦

按洞仙傳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南洞修步斗之道及洞元五符能役鬼神隱身分形元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元子

按洞仙傳敬元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遙望崑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上生烏靈木雙闕挾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間採藥三微嶺飲漱華池泉遊遊十二樓優蹇步中原意欲觀絳宮正值子丹眠金樓凭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鄰縱我飛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草披岐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翼奮迅鮮意猶未策外子喬提臂率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按洞仙傳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百鵠飛下石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成就就河北王母索九劍酒服之至晨子高聞仙人言就訪王母者得九劍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即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按洞仙傳徐道季少住鵠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中天青誅大歷邸雙白徊二赤此五神道之祕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道季修行得道

趙叔期

按洞仙傳趙叔期者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遇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修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請其要道因以素書一卷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按懷慶府志卜者授叔期胎中記一卷叔期拜受之後丹就飛昇

章全素

按宣室志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煉丹遂葺鑪鼎鑿薪鼓鞴積十年而煉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頹然病且寒憐不能語生憐其窮因解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對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飢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情常且寐自逸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煉丹且久矣夫仙丹

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乎若然者吾為先生有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而以他調拒之曰汝備者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答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為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果且以為誕妄詎罵曰吾學煉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備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語耶全素伴懼不對明日蔣生獨行山水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簣蔽其尸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黃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慙恚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

王妙想

按壩城集仙錄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講詩誠想念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牛空虛徐不下稍入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壝如照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燁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旗幢蓋良久乃鶴蓋鳳

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彩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身不在他人元經所謂修之于身其德乃具此蓋修之自己證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觀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餘載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元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元經云常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卑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既有所修又不動久道氣未應而已中忌是人自棄道非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至將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誠不怠不退深可悲憫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互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貫萬物為行化之要修證之本不可譬論而言也吾常銘之于心布之于物弘化勵俗不敢斯須輒有怠替至今稟奉師匠終劫之寶也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嗤謙光之人以為懦怯輕退身之道以為迂劣笑絕聖棄智之旨以為荒唐鄙絕仁義之詞以為動捷此蓋迷俗之不知也元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已立澆競自祛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誦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元聖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偽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靜理則萬緒交馳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則百家紛競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潔

己獨善其身能以至道為師資長生為歸趣亦難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篤暫來省視爾天骨宿稟復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於民間年尚沖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斗牛下瞰淮澤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匏瓜之津得水源號方山四面各闊千里中有玉城瑤闕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汜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於四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此山山有三宮一名天帝宮二名紫薇宮三名清源宮吾以曆數既往歸理此山上居紫薇下鎮于此常以久視無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慈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又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惛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惰前功併棄耳道豈負於人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虬猛獸騰蛇毒龍以為備衛一曰長安峰二曰萬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寶峰六曰廣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宣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宮闕各為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計泉五曰歸

水六曰沙水七曰金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螫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瞰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為汝導之得不勉之修之竹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九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

傳先生

按洞仙傳傳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與以木鑽使之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

按鎮江府志傳先生未詳其名字隱丹徒之樵山相傳為漢有傳先生云陶隱居真誥曰先生少好道居樵山石室中歷七載感降太極君授木鑽一令穿一石槃厚五寸許教之曰穿此槃便得道乃遂晝夜穿之更歷四十九載石穿而鑽已盡後人名其石為鑽丹石

趙威伯

按太平廣記趙威伯東郡人少好道師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岳受玉佩金鑑經於丘林乃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遂受行挹日月之景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道在華陽內為保命丞主仙籍兼記學道者并主暴雨水傾五芝金玉章

龍述

按雲笈七籤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治而服之日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而去

趙素臺

按雲笈七籤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女有善行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循化遊洞天素臺在易遯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足也

子英

按續文獻通考子英舒鄉人入水捕魚得赤鯉持歸養池中食以穀米一年長丈餘遂生角翅子英怪異拜謝魚言我來迎汝天即大雨子英上魚背騰空而去歲時來歸故舍魚復迎去如是者七十餘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因立于英祠云

文賓

按續文獻通考文賓太丘鄉人賣履爲業數取嫗棄之後故嫗年九十餘見賓年更壯拜而涕泣賓約與會鄉亭西社嫗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耶前不宜去汝也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以益氣嫗遂更壯復壽百餘年

商丘子胥

按續文獻通考商丘子胥高邑人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而不老邑人從之學道問其要言但食米菖蒲根飲水而已如此傳世三百餘年

莊君平

按續文獻通考莊君平蜀人夷堅志曰福有道人嘗

見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去不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莊君平即嚴君平漢人避諱故易莊爲嚴君平宋時尚見之

按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王瑋元

按蘇州府志王瑋元號林屋山人嘗授宛陵令李崇流珠丹法謂崇曰子行此道雖出仕宦無妨仙舉復授以隱解法乃去入大霍山又授遁化泥丸紫府術以度世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

徐生

按淮安府志徐生學道於海州鬱林觀一日化去葬於山中有人於太山下見之因付一履歸東海其徒視之乃葬時物也登棺視之未見人謂生尸解

樂長子

按安慶府志樂長子齊人少好道遇仙於霜林授以巨勝靈兆散方仙人告曰蛇服爲龍人服爲童年一百八十色如少女棲隱潛山號潛山真君有遺跡唐明皇贊曰無爲志性元風自化冰霜肌骨龜年鶴駕超然出塵視爲高下絳節朝元能延晝夜

張真君

按廣德州志漢張真君諱勸句容人常學道於橫山師事寶林禪師斯夕禮斗道成就山巔構北斗殿明萬曆十二年知州陸長庚修其舊址得巨礎凡四乃真君遺蹟也

徐仙

按廣德州志徐仙不知何許人相傳州南十里一山擇而居焉即今丹井山是也就山鑿井煉丹丹成仙去至今猶存其井

張麗英

按江西通志張麗英字金華寧都石鼓山下居人芒之女也有奇光不對鏡但對白絨扇長沙王吳岳過續聞其異強委禽焉女時年十五便來登山仰臥披髮覆石鼓下人謂其死尚使人往視之忽紫雲鬱起失女所在冲卓時歌詩十八章今存有五一曰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二曰哀哀世事悠悠我意不可忤兮王威不可奪兮余志三曰有鸞有鳳自舞自歌何爲不去蒙垢實多四曰凌雲樂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於我其何五曰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劉越

按九江府志劉越嘗遊康阜過其所居云山陰有石高三尺者吳宅也扣之即見我焉如其言往扣之果觀異境有二童子引見越越冠元玉冠朱紱劍佩飲泉以玉酒三爵延生湯一啜阜心知其異私念欲留居之未出口越即已知之曰子未應留姑去他日來居未晚也既出悅然猶巨石石在太平宮殿外塔

下後因號其石曰劉越洞天今不知所在

度索君

按九江府志度索君真仙也昔有人見一著白布單衣者高冠冠似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清溪道士

按浙江通志清溪道士不詳其姓氏修煉於青田山之混元峰丹成田產青芝餌之冲舉因名其田曰芝田山曰芝山溪曰芝溪丹井遺跡尚在

戴火仙

按處州府志戴火仙漢人入松陽大明山修煉道成陽精畢露於頂每晚輒懸於山若太陽然人共見之故稱以火仙門人聞珠珮雜簫管聲於雲中視之已化去無形矣

賣薑翁

按衡岳志賣薑翁不詳何許人日在岳市賣薑有道士遇之欲授以黃白之術翁不答但取擔上薑納口中須臾吐出成黃金兩人相顧而笑自是不復見

石鐘真人

按山西通志漢石鐘真人芮城人姓陳棄俗慕道隱於北山石室中一日有蟾負芝草止於石上真人視之曰吾聞食芝草者即可輕舉然有損於蟾吾不忍為其蟾乃置芝草於地真人取而食之蟾徑去不復至又見鹿入洞晝則恣食水草夜則入洞同宿及真人來京鹿負行李隨之一夕夢神人告曰仙籍有汝名字又贈汝符職當行雨此鹿即龍也今天下大旱

收勝禱雨既覺驚異乃如言收勝入靜室中焚香默禱俄然雲布遠近霑足明日官屬來謝真人已往但見空中與鹿冉冉上昇

蘭公夫婦

按開封府志蘭公夫婦密邑人化為雙鶴飛去今巖下有石相偶形如雙鶴

鄧啞子

按汝州志鄧啞子年二十不笑不語凡遇道途則有相與笑而揖者每冬月當夜半不覺其出清晨人見其盤冰沐浴而歸一旦父兄因役詣縣哭之竟日忽起黃風不知其所之後訪其所接笑者皆名宦之吉人忠良之佳士也始知為神仙之異云

張士衡

按懷慶府志張士衡河陽人遇一道者授以異方日服不輟後仙去

盧真人

按陝西通志盧真人秦州人號鐵馬大仙漢時與成紀縣令觀燈廣陵飛騰俄頃故老相傳今玉泉觀上有仙室遺蹤

王順

按陝西通志王順常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有王順峰歲旱禱雨輒應

吳睦

按陝西通志吳睦長安人少為縣吏培植人多訟之睦逃入山林餓乏累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命學種黍及胡麻備驅使經四年先生遂授其道仙去

楊雲外

按四川總志楊雲外雲陽人與翟法言相繼得道棲霞宮

翟法言

按四川總志翟法言雲陽人詣棲霞宮採藥得道能遣召灘神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徐來勤

孫夫人

劉晨

元俗

張結

樂巴

張楷

麻姑

淳于斟

樂長治

青谷先生

太真夫人

鄭安期

神異典第二百三十二卷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按四川總志漢史通平光武時自會稽來蜀詣張嶷山謁天皇真人授以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神結鍊煉大丹龍虎成形狀又廣行陰德功滿白日昇天

矯慎

矯慎

張道陵

王喬

阮肇

方儲

陰長生

路光

王遠

蔡經

夏馥

劉寬

馬鳴生

張衡

王思真

按後漢書本傳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

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

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

推先於慎汝南吳蒼其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

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樓宿不同每有西風

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邇亦有

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

不親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

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

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

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

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

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徐來勤

按僊居縣志漢徐來勤字元和按本際經云昔在赤

明初一百八身爲生道士濟三度死後白晝乘火上

昇至東漢爲太極法師隱括蒼洞

張道陵

按神仙傳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

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

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

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

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

二十四篇乃精思煉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

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

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

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

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

輸出入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

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

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

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

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犯之辜

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

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邇近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

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

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

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

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

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眞

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元素但改易其大

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

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

世止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

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

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

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越昇者恰從東方來至平

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

授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

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

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

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

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

第四試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

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愜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賈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援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

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按神仙感遇傳令狐綯者餘杭太守綯之子也雅尚元微不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因言人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丹命張天師爲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羣兒擾於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勅尹真人登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暝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爲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丁酉年於西川蒙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爲元中法師與令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元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按雲笈七籤天師劍重八十一兩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雷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印劍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於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吟存存存存以顯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效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鄰家

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爍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競俗機世務茫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謔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鐔小銅鎖天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綴鐔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扇其門以巨石爲礎熾炭鎚擊聞於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殊不爲慮項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鐔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婉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在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按幽怪錄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箕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按香案牘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二人雋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按徐州志張道陵字輔漢豐人子房八世孫七歲即通道德經章帝聞之舉賢良方正三詔不起志在修煉久之入蜀得黃帝九鼎太清丹經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祕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既而與弟子趙昇王長遷鶴鳴山中感老君授以祕錄桓帝末壽元年正月七日并夫人雍氏飛昇時一百二

十三歲今之廣信龍虎山其後裔云

按廣西通志張道陵字輔漢生於吳之天目山時漢光武十年也善以符治病隱富川之白霞修煉至桓帝永壽元年又往雲臺峰白日飛昇人即其地祠之曰丹霞觀丹霞藥曰至今存焉范純仁謫賀縣東坡與書云丹霞觀張道陵遺跡果有良藥異事乎據此益信

按四川總志漢張道陵初入蜀閬中居鶴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祕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臺山煉大丹服之漢永壽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於半崖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兩洞崖上曰峻仙洞崖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祕籙斬邪一劍玉冊玉印授長子衡乃與夫人孫氏登雲臺峰白日昇天年一百二十三歲

按衡岳志天師張道陵自天目山遊衡山謁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君之祠

孫夫人

按女仙傳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應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餘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漢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煉金液還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

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岳夫人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奉禮謁如市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靜號曰解穢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嵋青衣山西元山洞府相通故為二十四化之首也

王喬

按後漢書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譚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僊人王子喬也按香案牘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蟆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王喬一葉令王喬一食肉芝王喬

劉晨 阮肇

按紹興府志漢劉晨阮肇剡人永平十五年入天台山採藥經十三日不得返望山頭有一樹桃取食之下山以杯取水見無菁葉流下甚鮮復有一杯流下中有胡麻飯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矣因過水行一

里又渡一山出大溪見二女容顏妙絕便喚劉阮姓名問郎來何晚也館服精華東西帷幔寶絡青衣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歌調作樂暮因止宿住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和適常如春鳥鳴悲慘求歸甚切女喚諸仙女歌吹送之指示歸路鄉邑零落驗得七代子孫傳聞祖翁有入山不歸者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元俗

按畿輔通志元俗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常見之日中無影惟餌巴荳雲母亦賣之都市七九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藥意答云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即麟母仁心感天故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嘗見父母說元俗日中無影召而試之果驗王女幼避輩血清淨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時有見者

方儲

按江南通志漢方儲字聖公歙人講蓋氏易精圖讖善天文為洛陽令末元中因郊祭問之勸帝毋往是日晴詔責其欺儲曰今咎時且至願乘輿亟還使者去儲恥人臣蒙不忠名遂自殺比駕還雨雹大作凶簿疾馳帝驚召儲已死追官太常尚書令封駁侯詔護其喪歸人傳其仙去廟祀之

按嚴州府志方仙翁即漢尚書令駁侯儲也初拜議郎轉洛陽令加太常卿儲言天變郊祀宜更擇日帝不從死於非命後果言驗追悔無及後人見其乘鶴往來新安始信其仙因為之歌曰朝為洛陽令暮作

新安人

張皓

按浙江通志張皓字文明汝南人漢安帝永初中遇封衛授以青要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從而戒之曰動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入赤城服丹行道久之耳能洞聽目能徹視常有學者追來訪之則或爲白鶴或爲飛雲搏空遊虛隱莫能見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陰長生

按神仙傳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連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曰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僊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僊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開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僊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自有學道得僊者耶陰君已服神藥雖未即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僊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

僊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僊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亭受僊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眞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勸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爲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檀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緱山一封緘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日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文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食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爲雛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惑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傳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予之聖師體道之眞升降變化喬松爲鄰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急墜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安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服食思

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胼乃見哀誠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樂巴

按後漢書本傳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開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典杜喬周舉等八人循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壇房祀剪理姦誣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詐謗苛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末昌太守以無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實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按神仙傳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嚙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按香案牘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檄勒鬼蹤跡鬼走齊郡化爲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救殺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爲狸亦殺之

路光

按陝西通志路光漢順帝時人歷三國堅心慕道晉武帝太康五年往華山仙掌峰修煉夢老君命玉童賜玉鑰匙十事書符行功治病驅邪後昇天去

張楷

按德安府志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溢如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賣藥今縣有會仙橋云

王遠

按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九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

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僊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恃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蟬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僊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寶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客色少壯鬢髮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金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

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

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衛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小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役儻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客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

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